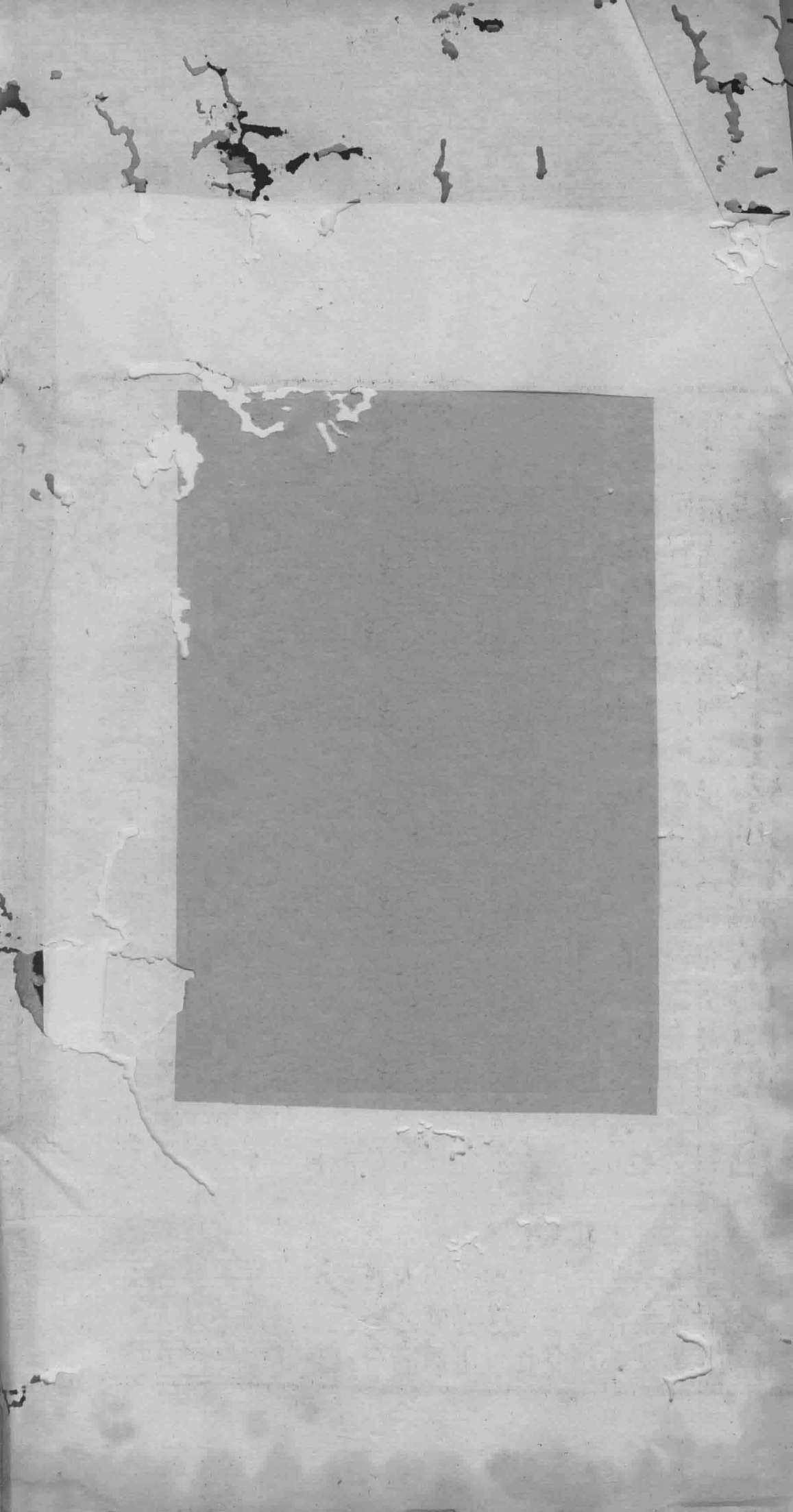




齋

子

光緒紀元夏月湖
北崇文書局開雕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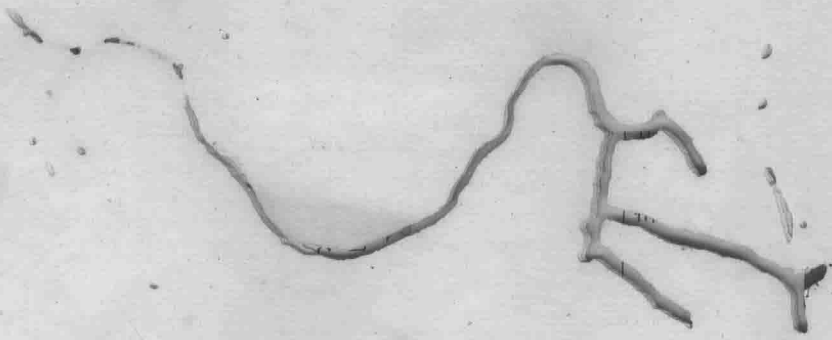
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
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
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
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略起指歸馳
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
君子幸無忽焉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
之史設褒貶之跡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
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緝英華
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
實由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

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啓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鸞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旣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敘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

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沈舟之楫天威
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按漢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
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也熊爲周
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不知何以名道家又世傳熊九十餘始
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
殘闕書也第篇中所載大忘狂惑與夫禹政道符者悉簡與
不類後世語鄧林一枝斯可珍矣賈傳大政篇多載之別有
對三王問政或卽二十二篇之遺也劉勰云鬻熊知道而文
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今取以冠儒家逢註甚疎蔓存
而弗削者備考也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鬻子

周

鬻熊撰

唐

逢行珪注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令行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

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

言君子修

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己矣若與人謀

君子終日言之不以違道飾非

不以苟合求

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

君子終日言之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威由於道

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而不能必見受

眾目視於偽不畱視於

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而於實夫庸主必惑於眾豈能受於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

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能必忠盡道言不邪謫也

而不能必入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
不明之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詔倭是能必信
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惑歟必忠言之不入能必信
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而不能必見信
清眞實必存之於信也庸主惑於眾邪豈信
用君子之言乎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
言不以見信也言言君子
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故非非者行是
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說言是非於人者人
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惡惡者行善
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善惡在身是所共
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也君子務善以攻
以彰惡於行善道也而道諭矣
而道德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
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
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
迹終政教之端包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爲而不有行

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
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

昔者往日也言雖臨馭億兆而不敢

問人有大忘乎

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

對曰

有

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

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

鬻子前不即以指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

文王欲熊終大忘之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

乃喪其身

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惡去於身也豈但墨面髡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戮夏癸絕祀

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

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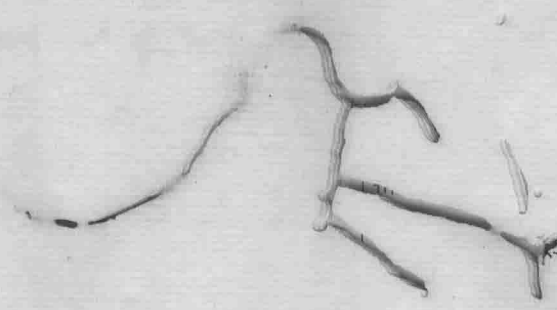
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

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

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

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賢吏使在昔之君子其所以為

功者以其民也

人惟邦本得眾斯昌建極乘時必力生於神王者

有國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

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

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而功最於吏王政

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任使之是故福歸於君後德在官

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福歸於君盡心竭力

人敦其道俗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

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為君之福者也帝

謂黃帝顓頊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高辛唐虞也故其道首

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

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張矢以威天下造律

管輅封禪顓頊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輅

輶鐘鼓堯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乎人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禹益作朕虞以教百姓皋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眾作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履不顧敷九土乘四載鑿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

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

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迹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

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

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

也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

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

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杖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眾賢與不肖自皆具焉

故賢人

得焉不肖人休焉

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

不登政事是以休廢也

杖能側焉

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特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忠

信飾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

民者

積愚也

冥然無知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

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

吏而不獨任也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

得於眾心善於政事

士民若之明

上去之

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

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

後和

人主總羣謀以觀眾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民者吏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

之程焉法式察之於眾庶人者若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人

之主舉之人若之政曰民者至卑也極卑下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

所愛聖主不違人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

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人愛之

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卿相者人主

堪為政事赫赫師尹民具爾侯之丞也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賢者得之列士封疆得卿相君侯之

本也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君侯之職在卿相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

周公裨益政禮故稱之以為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知善不行者